

向阳而生

□张淑兰

识彩旗，直到全部没有了安全隐患，这才用那双满是泥土的手在我的报到单上签了字。

大山里的环境很恶劣，目之所及，荒无人烟。巡线时，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但张师傅硬是带领我们修出了一条条小路，几天下来，我白皙的皮肤就变得又黑又红，手上也磨出了好多水泡。面对艰苦的生活，我像一棵枯黄的野草，整天耷拉着脑袋，晚上钻在被窝里，常是以泪洗面。我低落的情绪引起了张师傅的注意，每次巡线时，她都会嘘寒问暖，而且一有空就对我讲：“巡查是为了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安全生产，绝不是为了划卡而巡检。”有次坐着休息，她忽然指着山上的野花说：“你应该像它们一样，向阳而生！”我转过头看了看那些零碎而散漫的野花，感觉它们的品性倒和张师傅一样，身处荒山野岭，却不卑不亢，以一己之力和极尽所能的渺渺妖娆，装点着大山的容颜。

正想着，一束阳光从楼宇的间隔中挤过来，悄然落在了这条水泥路上。那一缕耀眼的金光，是这些蒲公英最美的大餐，只见它们一个个挺起湿漉漉的脑袋，向阳而生。此刻，我能感受到这些蒲公英内心的激动，不，还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以前见过成片成片的蒲公英，都是长在平坦的田野里，随时随地可以享受阳光的抚摸，随时随地可以聆听路人的赞叹。而这十几朵蒲公英却深处阴面，绝处逢生，纵然不被关注、不被宠爱，却依然不自暴自弃，一旦有阳光雨露，就会尽情绽放……这一点，让我非常惊喜，心中忍不住由衷地赞叹，它们的模样像极了张师傅，而它们的顽强是不是应该成为我的榜样呢？

想到这些，我忽然感觉自己的心可不敢在黑暗潮湿的环境里一直呆着，我要走出去，让太阳照进来。这时，微信上突然收到张师傅发来的一条消息，她问我，单位组织一个“周日巡查活动”，是自愿加入，不算加班，很苦很累，要不要参加。我毫不犹豫地回复说：“参加，一定要参加，再苦再累，都愿意！”

此时，一阵风儿吹过，这一朵朵耀眼的黄花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渺小，不顾一切地接受着挑战，那倔强的样子，似乎在证明自己不会枉活一世。

眼前的这一幕，更加坚定了我参加活动的决心。我相信，一朵小花貌似微不足道，但千朵万朵汇聚在一起，就会把美蔓延得无边无际。

最好的安排

□高明昌

小时候，喜欢一个人看打铁。

我所看到的打铁场面，永远是以下两种，一种是：父子俩，在一处低矮的打铁铺里，儿子拉着风箱，风箱声一轻一重，火舌一高一低；父亲盯着煤上的铁块，等待着铁块红亮起来，当铁块变成一块透明的红糖模样时，父亲迅疾钳出来放到了铁板之上，打铁就此开始。那时会看见：当父亲手中的小锤子抡向铁饼后，撞击余音还未散去时，儿子手中的铁锤已经落下，适时、及时，清脆，洪亮。这声音，有的是咣当声，有的是叮铃声，全是落点的位置决定的。这些声音有时重，有时轻，有时快，有时慢。约莫过了几分钟，声音渐渐变轻，直至消失，红色铁块慢慢变成褐色、青色，铁块也慢慢变成了锄头、镰刀的模样。铁块变化了，是在敲打里完成的，这敲打里所有的细节，都是变化的前奏。

还有一种是，父亲一个人打铁，一个人打铁是一个人的事情。放煤块，拉风箱，前后奔走；左手夹铁块，右手握铁锤，左右开弓；什么时候落锤，落锤多少？落锤位置，落锤轻重，全由着自己的打算与心情，确实

自由曼妙、力量奇妙。你看看，整个的打铁过程，都是钢与铁的碰撞，铁与铁的撞击，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暗示，却有着不可违逆的自然秩序，它们都在天然安排里，都在真实的细节中，而这一切却是由劳动本身的内容决定的，人需要的遵从与坚守。我每次看见，每次都静心看很长时间，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一边看一边思虑：我们的战士到最后都战胜了敌人，为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恪守了某些规律。

小时候，喜欢与母亲一起摘棉花。

与看打铁不一样的是，摘棉花时，我成了干活的人。母亲塞给我一只花袋，母亲叫我将花袋的底翻转过来，看一看，抖一抖，要底朝天，要确认花袋清爽，好让洁白的棉花不沾齷齪。跟着母亲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花田里，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而且没有边际。无数的棉花，组成了花的海洋，与天上净白的云彩一样，轻盈、无瑕。下得田里，眼前是棉花树，我比棉花树高出一头，母亲喊，准备好了么？好了，眼睛看我！我转过头。

母亲是未摘棉先开笑，对着花儿笑，然后伸出右手，将四

根手指并拢，捏成一个半圆的样子，随后将大拇指垂下，与四指空开一寸距离，然后说，我摘了。说完将五指扣向棉花朵儿，轻轻地放在花朵之上，然后五指相握，半秒也不到，棉花就被提了出来，握在手心中。在母亲右手摘棉花的同时，左手用右手同样的方式，抓向了另一朵棉花，也是半秒也不到。我感觉，这两手几乎是同步，中间的转换过程，只看见母亲的眼睛稍微向左边斜睨了一下，连头也不动的。我看得出神了，这哪里是在摘棉花，这分明是蝴蝶、蜻蜓在花上跳舞。摘棉花真的很美，不但能及时收获劳动成果，而且能看到母亲双手的舞蹈。母亲转脸了，问我，你看清楚了吗？我点头；母亲问，你会了吗？我摇头。我相信，如母亲一样地摘棉花，那是需要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母亲说，不急，慢慢来。

小时候，喜欢与姑娘们一块插秧。

喜欢与姑娘们一块插秧，像是上天的安排，可仔细一想，不是，村上的年轻的男劳力，都跟着父亲学手艺去了，所以与姑娘一起插秧，是那些男劳力创造的机会，要感谢的。但连

妻子的生日

□石路

今天是你的生日
人生长河掀出别样的水花
与往年不同的是
生活已将此定义为重要一瞬
虽说水花四溅晶莹，无异样
可美丽的转身告诉我
你下一段芳华将登上另一个舞台
该引吭就高歌，该翩然就起舞
顶着朝阳，款款向春天走来
心里不必有一丝异样的嘀咕
每一个生命有着年轻
每一段人生有其精彩
绽放时，除了鲜花还有莫名的痛楚
谢幕时，迎合掌声通往希冀的小路

时间总是那么无所顾忌
每天给每个人同样的分秒
每天给每个人一样的时空
在人人享有美妙的自然光阴中
你是怎样走过，走过漫长的里程
你是怎样度过，度过斑斓的人生
猛然被这一问，无疑来不及抽身
更别想细细一一地回放
无数个镜头交织在纷繁的脑海
匍匐、平缓、跌宕成一部生活大片
想找出你认定最难忘的画面
记忆中只清晰地记得
春华秋实，在果园里快乐地摘桃
夏日炎炎，在绿荫中挥汗奔跑

在你最爱做梦的那个村子里

每一段路都藏着一个遥远
的故事
在这条又烂又长、泥泞不堪的路上
你不屈地扭动着刻苦、灵活的身子
在每一股冷风，每一滴秋雨里
向着远方隐约可见的灯火走去
走啊走，感叹四季太久
走啊走，抱怨前路漫长
小小人儿，就这样载着向往的坐标
誓言把希冀写进人生的传记
终于有一天，你成了故事里那个人
你也成了村头飘起的一件红衣裳
从此走上三尺讲台，教孩子做梦
从此往返青春校园，绘美丽彩虹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说，恍如昨日梦一场
前几日还在母亲怀里梦吃撒娇
前阵子还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说笑
回望天空腾起的云彩
没有计算，晨暮在身边匆匆溜过
你还是没觉得自己长大
青春依旧垂青于你，把活力延长
时间最真实，它确切地告诉你
五十五个春秋已然在路上
点上蜡烛，许下生命最虔诚的心愿
小路上赏着春花淋着绵绵细雨
生活的故事将在更大舞台延续

续七天的插秧，手指窝都烂了，就怨恨那些去学手艺的人。感谢与怨恨都是情绪，但插秧是实打实的劳动。它们可以在意念上互存，但在行动上，仍旧要统一到劳动上。一插秧，就佩服起第一个下田的姑娘，因为第一个下田的姑娘，需要做好多方面的事情：第一插秧要神速，要一直在前面；第二方向要把准，看稻秧的眼睛要顾及双脚移后的方向；第三是质量要保证，既要把握行与行的前后距离，也要把握株与株的左右距离。

插秧是定规的：左腿外侧插两株，右腿外侧插两株，两腿之间的空间也插两株，共六株，每一株都在实在的水土之上。插七株、插八株，不可以，为什么？我试过几次，手不顺，心也不顺。我想到了另外的事情，插秧的姑娘都是嫩腰细腿的。这细腿真的好，两腿向后的移动而踏出来的泥潭，正好让旁

边的稻秧立在泥土里，不偏不倚。插秧是双手配合着用的，左手起分秧作用，是凭感觉晓得秧的多少，右手只负责插入。插秧开始，第一株从左边开插，第六株是右边收束，第二行从右边开始，到左边结束。左撇子则相反。不管怎样，这来回插秧劳动犹如在地面划横活动，划一条，退半步，但对目标而言，退步原来是向前。

到今天，在老家，没有人靠打铁谋生了，打铁人转行当了。棉花，也已经不种了，摘棉花自然没有了。但稻田依旧在，一如大地依旧存在一样，稻田是用来插秧的，但插秧的任务已经让插秧机替代了——与打铁，摘棉花一样，有与没有，做与不做，都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照此说来，这些变化也是一种定数，它们的存在与作用，一如隐没与消亡，一切都是自然的安排，自然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